

独幕话剧

鬼 虎

李兆田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商

魏 虎

李 兆 田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漢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中和印書館印刷

*

787×1092 1/32 開 · 5/16 印張 · 6,000字

1958年5月第 1 版

195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000

統一書號: T10106.127

地点：駐××市部队某連。

時間：一九五五年肅反期間。

人物：孙 剛——二十二岁，班长。

魏 虎——二十岁，列兵。

刘 标——二十二岁，上等兵。

楊 进——二十一岁，上等兵。

張 斌——十九岁，列兵。

孙 太——十九岁，列兵。

黃 发——二十五岁，某机关保卫科員。

龐 九——三十五岁，是混进某机关的一个国民党特

〔幕启：孙太在站崗，（来往游动）楊进和張斌在舞台左側角練習瞄准。張瞄，楊在另一边檢查糾正。〕

楊 进：偏左，高啦，~~再放低一点~~，稍为上右，好啦。起立，調換位置。（楊交枪，張檢查）

張 斌：（喊）目标正前方，半身人綫靶，各放。偏右，枪面外了……

〔刘标气冲冲地，一面喊一面上場。〕

刘 标：（喊）魏虎，魏虎！人家都在抓紧時間練習瞄准，他又

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真成問題，怎么把他补充到俺班里来呢？又偏偏叫我包教他，净找麻煩。（又喊）魏虎，魏虎！

楊 进：你嚷啥，快来瞄准吧！

刘 标：魏虎真是個“老爷”！

張 斌：什么老爷不老爷，你管你自己保証不吃鷄蛋就行啦，魏虎是沒有問題的，請你不要为他耽忧吧！

刘 标：（着急的）你是保險公司嗎？

張 斌：我不是，可我能保証他打靶沒有問題。

刘 标：（伸手向着張）拿根据来！

張 斌：根据当然是有的，我們从小就在一起，又是一个村子的，什么我都了解，他在家的时候誰不知道他是全区的青年打猎能手？他父亲还是个打猎模范哩！

刘 标：我問你，他打猎用的是什么枪？

張 斌：土枪。

刘 标：現在呢？

張 斌：那自然是新式步枪了。

刘 标：对呀，这就不同了。

張 斌：为什么呢？

刘 标：这很好理解，土枪和鋼枪的要領不同。

張 斌：我看并不見得，我認為不管土枪也好，新式步枪也好，只要有准，就能解决問題。

刘 标：我却不信，就拿魏虎來說吧，他的土枪打得再好，还能比得上咱們射击英雄魏来国嗎？（停一会說）我看不見得吧！

張 斌：喝！耳听为虛，眼見为实，你不信，咱就把他找来，

叫他當場表演一番。

楊 進：好啦，好啦！時間已經過去了，快抓緊再瞄一會吧。

劉 標：不行，你們瞄吧，我找魏虎去。

〔魏虎手拿打鳥的彈弓和四個死麻雀，邊唱邊上。〕

魏 虎：“我是一個兵，來自老百姓，打垮了日本狗強盜，……”

張 斌，我又打了四個。

張 斌：你不是不相信嗎？魏虎來啦，就請你看看他的貨色吧！

魏 虎：（不介意的）什麼貨色，我又不是做買賣。

張 斌：我們要看看你的技術！

魏 虎：你在家裡還沒看夠嗎？

張 斌：又不是我要看！

魏 虎：誰要看？

張 斌：劉標同志。

魏 虎：好！（把手中的鳥舉在劉的臉上）你看吧！

〔劉標未理睬。〕

張 斌：他要親眼看。

魏 虎：嘿嘿！親眼看（停了一會）那好吧，這還不是手到擒拿嗎。（又一想）可是這鳥在哪裡？

〔大伙四處觀望。〕

張 斌：哎！你來看，那馬路一旁梧桐樹上不是一只嗎？

楊 進：這只鳥太小了。

魏 虎：這怕什麼呢？只要有這麼一個東西，讓我看見，它休想逃命，（一面說一面拿弓子，準備射擊）你給我掉下來。（一塊小磚頭射去，果然鳥兒落在樹下）

張 斌：（向前揀起來，面對着劉標）怎麼樣？劉標同志，你相信

了吧？

〔刘标低头不語。〕

張 斌：哈哈！俗語說的好：“大山不是堆的，火車不是推的。”事實已摆在面前，這不能說武藝不高明吧！

刘 标：（氣沖沖地）高明！高明！高明也是靠工夫練出來的。現在我提個建議，最近快要打靶啦，為了優勝，咱們還是多抓緊時間好。這是彈弓，又不是大槍。

魏 虎：（驕傲的）大槍也是一個樣，瞄不瞄靶，反正紅花跑不了。

張 斌：那不成問題。

〔孫剛上。〕

孙 剛：刘标，你教魏虎教得怎么样了？

刘 标：班长，魏虎不好好練習；張斌又不好好的勸他，反而和他穿一條落后褲。

張 斌：你叫他學習是好的，可是你也要講究方式。

刘 标：方式？自從你們來到這個班，我的嘴都磨破啦，難道說我的方式不好嗎？班长，你怎么不讓魏虎檢討他的學習態度啊？

魏 虎：（驕傲的）檢討啥？說別的不行，說說槍法不是吹牛，過去在家里，飛跑的兔子不知打死了多少；現在打死靶那還成問題。再說剛才的事實你……

刘 标：（生氣的）好！你是英雄好漢！從今天起我不包教你。

魏 虎：你不包教還有別人，你拿什麼“洋糖”？

孙 剛：好啦，好啦！頂嘴是沒有益處的，我看刘标同志喊魏虎同志去學習這是對的，方式不好要改進。魏虎同志從小在家打獵，對槍法有過鍛煉，這是很好的基礎，這對

使用新式武器是会有帮助的。可是，不管怎样土枪总是土枪，新式武器总是新式武器，两者在要求使用上是不同的。使用新式武器就必须学一套新的技术，单靠打猎的经验是靠不住的。

魏 虎：班长你怕我打不好吗？

孙 刚：如果不努力，想取得成绩是很难的。更重要的问题，还不在这里，我们军训的目的，是为了提高同志们军事素养，更好地担任警卫执勤，现在地方各机关团体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肃反运动，如果不注意，思想上大意麻痹，就会吃亏的。现在开饭啦！咱们就马上回去吧。

〔众下，魏虎一个人拖到后边。〕

魏 虎：这钢枪和土枪是不是有区别呢？可我也没有试过，要真的打靶打不上，那就要丢人现眼了。（低下头想，接着又抬起头来，神气十足地）我就不信这个道理，不管土枪也好，步枪也好，他总是叫“枪”，我在家里有这套打猎的本领，还怕什么呢？我看哪，刘标这个人，天天追在我的屁股后头：“瞄准啦，瞄准啦！”他也不怕麻烦，这……真是岂有此理！（下）

〔这时候岗哨由幕内又游到幕外边。〕

孙 太：喂！现在过了十几分钟啦，怎么还不来换岗？拖拖拉拉的怎么搞的！

〔孙刚与魏虎上场。〕

孙 刚：我们保卫祖国你说要靠什么？

魏 虎：要依靠自己的本领。

孙 刚：是要依靠本领，可是我们的本领怎么样呢？

魏 虎：班长！你說呢？

孙 剛：依我看哪，咱們的本領不够大，也不够全面。

魏 虎：（着急地）班长，本領还要怎么全面哪？枪法好，有技术就行！

孙 剛：这仅能說是一半，也不一定有把握。就算他枪法練好吧，沒有思想鍛炼，大意麻痹，任务也是完成不好的。

魏 虎：班长，你放心吧，我魏虎保証不給咱班丟臉。

孙 剛：这……

魏 虎：班长！你还不相信我嗎？

〔孙太又由幕內游到幕外。〕

孙 剛：哨位到啦，換哨吧。

〔魏虎接孙太的班，孙太向魏虎交待执班中的情况。〕

孙 太：我这班沒有发生什么問題。根据連首长的指示：現在肃反已到了高潮时期，这样我們的崗哨更应特別注意，檢查出入証件和来往人員的行动，以防止坏分子乘机进行破坏。

孙 剛：魏虎同志，剛才交待的这些你听明白了嗎？

魏 虎：听明白啦！（立正）

孙 剛：那好，可是在崗上要切实注意。現在地方肃反正搞得緊張，如果有一点馬虎自己就会吃亏的。

魏 虎：班长我保証不会发生問題。

孙 剛：那好吧，不过自己还是多加小心才是。（說着与孙太下，走了几步又轉回来）等一会我还来。

〔二人又轉过身来走了。〕

孙 太：班长，你看看这个同志，一身棉袄还没穿破，他比紅軍

干部的資格还摆的老来!要真的发生了問題那怎么办呢?

孙 刚: 这是个問題, 可是光着急也是不能解决問題, 还要慢慢地教育他。

(齐下。特务龐九鬼鬼祟祟的上場。)

龐 九: (見四处无人恶毒的說) 哎! 这几年我混在共产党的机关里, 虽沒有做出很大的成績, 但一般的說还不错, 并且受到台灣美蔣情报当局的表揚。真想不到, 現在又进行肃反。說什么坦白交待, 立功贖罪, 我哪能听他們这一套呢! 听說保卫科长到我家里調查材料已經回来啦。現在剛下了火車回到宿舍, 这次他調查出我的問題, 那还了得!(想了想) 哼! 想的倒不錯。(从腿上拔出一把雪亮的尖刀得意的) 常言說的好: “先下手为强, 后下手遭殃。”我先把 he 干掉再說。(做刺杀的动作, 魏虎由幕內又游到幕外, 特务見魏虎, 把刀子迅速地藏起来, 走近跟前, 甜言蜜語的) 同志, 你們真辛苦啦! 也不管黑天白日风里雨里, 在保卫着我們。

魏 虎: 为了人民, 这算不了什么。

(龐九說着向門里进。)

魏 虎: 同志! 你到里边有啥事嗎?

龐 九: 我是找陈科长的。

魏 虎: 有証件嗎?

龐 九: 証件? 你問的是什麼証件?

魏 虎: 我問的有沒有出入証。

龐 九: (假装的) 噢, 有有! (接着摸身上) 你不問我还忘記哩。(可是渾身摸了很久, 却沒有摸着) 怎么沒有呢? (打头) 真糊涂, 真糊涂! 我把出入証放在我的小褂子里, 忘了带啦。

同志，你不認識我嗎？我就是这个机关的。（說着又想进）

魏 虎：同志，对不起，沒有出入証不能进。

龐 九：（假笑）同志，你这种認真負責的精神，是令人欽佩的，我一定报告你的上級，給你立上一功。不过，咱們是自己人，我有急事要办，你又何必这样認真呢？

魏 虎：同志，对不起，沒有出入証任何人都不能进出。

龐 九：（見无办法吞吞吐吐地）那，那好吧！（轉身走了沒几步，又回过头來說）同志！我的事急着要办，又忘了带出入証，我想麻煩你一下，請你到里边替我傳達一声好不好？

魏 虎：（想了一会）好吧，同志你貴姓？

龐 九：我是龐九。

魏 虎：你在这里等一会，我去傳達一声。

龐 九：（虛伪地）謝謝。

魏 虎：不要客气。（当魏虎轉过身去，龐九馬上要行刺，刀子伸出去以后，隨即又把刀子收回来）啊！不行！他的力气大，手中还有枪，如果一下子把他干掉还好，要是敌不过他，我就要倒霉的。我看，还是不要拿着雞蛋碰石头吧，乘此机会，我不免逃走吧。

〔四下觀看，見无人，即向舞台右后方跑下，魏虎急忙登場，見龐九不在。〕

魏 虎：（着急地）嗯，人呢？（四处寻找，发现龐九已逃跑，拿枪押子弹）这家伙一定不是好人，（接着举起枪来）我叫你跑不了！

〔乒乓就是两枪，但未打着，后台有一人大声喊：“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”隨即又有几人問：“哪里打枪？哪里打枪？”〕

〔这时候战士們聞听枪声，一拥而上。把特务龐九捆綁起来！〕

搜出刀子。某机关的保卫科員也一同跟着出場。

張 斌：班长，剛才是誰打的枪呀？

孙 剛：魏虎！

（張斌一听說是魏虎打的枪，便迅速的跑到特务身边，看看打中了沒有。

張 斌：班长，是魏虎打的枪嗎？

孙 剛：这还能說是別人嗎？

張 斌：（不相信）魏虎是你打的嗎？

魏 虎：（慚愧的）是我打的！

張 斌：咦！这个家伙根本沒有受伤嗎？这怎么搞的？

孙 剛：也許他的运气好，沒有打中。

刘 标：这真是活見鬼啦，飞跑的兔子不知打了多少？这么大的块头倒連个眼沒鑽上，真可惜！

魏 虎：班长，我錯啦！

孙 剛：（严厉地）魏虎同志，你不但今天錯啦，你的思想很早就錯了！

魏 虎：班长，这事实教育了我。

孙 剛：那好哇，你能認識到錯誤，今后再不能重犯了！

魏 虎：是！

孙 剛：把这个家伙带走！

众：（推特务龐九）走！

——劇終

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

內容提要

新战士魏虎在家乡是一个有名的打猎能手，枪法好。入伍后有些骄傲自满，对军事技术学习不够重视。别的战士练习瞄准，他四处打麻雀。同志们批评他也不接受，认为钢枪和土枪一样，没啥学的。但有一天轮他站岗，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，企图谋杀我某机关的保卫科长，被他发现了，连打几枪都没中，结果还是被别的战士拦路撈住了。在这活生生的教训面前他认错了。经过同志们的帮助，他认识到了学习军事技术的重要性。

統一書號：T10106.127

定價：(3) 0.05元